



临朐佛雕

造像艺术

山东临朐山旺
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临朐佛造像艺术

造像艺术

山东临朐山旺
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胸佛教造像艺术 / 山东临胸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03-027718-3

I. ①临… II. ①山… III. ①佛像—石刻造像—研究—临胸县 IV. ①K87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5006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刘 能

责任印制 赵德静

装帧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科学出版社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网 址 <http://www.sciencep.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年6月第一版

开 本 大16 (889×1194)

印 张 12

字 数 308 000

印 数 1—1 600

定 价 2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临朐佛教造像艺术》编委会

监 制 赵同祥

策 划 白星超

主 编 衣同娟

执行主编 宫德杰

统 筹 马学民 李福昌 孙名昌

摄 影 王书德

拓 片 杨益青 张 欣

编 务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吉霞 马 玮 吕 伟 刘小莉 李丹芹

郎丰刚 孟凡祥





特色独具的临朐造像

张 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楔 引

公元1004年，即北宋景德元年夏季闰七月五日，山东省沂水县境（今属临朐）的东镇沂山明道寺上寺院中，高僧大德云集、官宦车马辐辏，人头攒动，虔敬的人们双手合掌，齐声祈福。诸多民众来此虔敬之原因何在呢？原来此寺中落成了一座新的舍利塔。此塔下地宫中，不仅有僧人感得之舍利，更有佛像三百余尊——前朝受损的佛像，悉数瘞藏于此。主持法会的塔主守宗与同兴此事的觉融分外高兴，他们并非本地寺庙的僧人，而是来自河北莫州与霸州（今河北任丘与霸州）游方的僧人，因见此佛像散诸于地，舍衣发心造塔，感应收得舍利。此事得到诸方高僧大德与地方官宦，特别是青州一带善信之支持，如沂山穆陵关及本县沂水官吏僧侣众人等，所以构建塔宫顺利完成。来预法会者就有青州龙兴寺志公院主义永、皇华寺僧咸肇、惟仪寺的比丘尼法明、桐特山院的怀达等人，本地的寺僧则有寺主重坚、小师惠初、众僧有德超、常坐僧可凝、礼千拜僧智海、栽松僧法诚等；官员则有镇海军节度行军司马郑归昌、沂山穆陵关镇主谢璠，沂水县令陈利用、县尉侯待聘与主簿等，转运衙都勾押官苗嵩与监盐酒税官员等；还有穆陵关施主苗习、张峻，以及众善施主、高嵩等男妇百姓百十六人，最末署有临朐县界押司崔莹之名。总之，位于沂山之北的青州镇海军、之南的穆陵关镇与沂水之僧俗宦民，共襄盛举，冠盖汇凑，百姓云集，可见这是一件影响远远超过本县境域的重大法会活动。

这个千年之前的盛况场面，之所以能被反映，全是缘由两块砌在塔下的石碑：《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与《明道寺庆塔挂名记》（或称为《众善题名》）^[1]。《塔壁记》即由上述青州官员郑归昌所撰^[2]，将明道寺塔像诸事脉络载明。此碑记在清代已得到注意，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十五已经收入，并说明《塔壁记》的29行刻文之后，

[1]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十五《明道寺舍利塔壁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14册，14583页。又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杂刻类的宋景德年下收入此记，商务印书馆，1990年，582页。

[2] 北宋时军州合一，镇海军就设在青州，郑归昌为镇海军官员，驻青州，辖沂水、临朐等县。

还有捐资造塔116人之众善题名。不过其卷十七中列出宋代绍圣、崇宁数则游人题记时，却说是在临胸城南九十里明道寺，俗名下寺院^[1]。但光绪年间《临胸县志》对此有辨正，著录宋代刻石题石之下，特别纠正《山左金石志》的下寺院之误^[2]。可见这几块原石仍在上寺院中。其寺距县城确为45公里。至于明道寺有无下寺院，似可另论^[3]。总之金石著作虽然没有遗漏这些铭刻，但似只重视了宋代其地属于沂水的行政区划。今天，我们在塔下地宫佛像出土以后的审视，与清代金石学家的注重，视角大有不同。

《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内涵之妙，在于它是宋代舍利与佛像窖藏相结合的一个鲜明例证，可以联系很多考古发现。国内佛教考古于宋代舍利与窖藏佛像屡有发现，近年成果极多，尤能证明其时舍利塔构蔚然成风。众所周知，无论佛像窖藏或舍利瘞藏，南北朝至隋唐以来各地均有，但山东地区的风习可以说相当悠久浓厚。山东古青州佛像窖藏可知有博兴、无棣、诸诚的北朝晚期窖藏，青州兴国、七级与龙兴寺，或北朝或宋代的窖藏等^[4]。而山东舍利瘞埋于隋文帝施青州、平阴等之后，有汶上县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平阴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等。最新为2008年8月7日于兖州揭示的兴隆寺塔地宫；南京长干寺遗址于同一天揭出地宫七宝塔，稍早的5月7日在山西太原太山龙泉寺近旁，发现塔基内石木函中有鎏金铜质、银、金椁棺。前此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也曾有重大发现，并证舍利地宫之南北绵延。

与临胸塔宫性质最为接近的其实是济南老城区相家巷的开元寺地宫以及安徽亳县咸平寺地宫。前者具北宋《开元寺修杂宝藏地宫记》，原舍利经藏地宫旁，两处排列整齐的窖藏佛像虽以唐像为多，也有从东魏、北齐至北宋之作品^[5]。后者具北宋《释迦如来砖塔记》，石棺与北齐纪年造像碑数件。

临胸佛像特色再读

临胸县除明道寺外，大佛寺、小时家庄等处也有出土佛像，其中也确有精品，但无疑明道寺的舍利塔宫所出，为临胸像之主体。这批佛像数量相当大，雕刻精美，其年代以北朝为多为主，不仅与诸城、博兴出土佛像相似，更与青州龙兴寺所藏接近。在包括博兴、诸城等处的古青州地区窖藏佛像雕刻中，以临胸明道与青州龙兴两者或更多的佛像来比较，其呈现的主体规律是颇为一致的。北魏晚期至北齐为兴盛期，主要作品形式

[1] 《山左金石志》卷十七。

[2] 《临胸艺文志》（《光绪临胸县志》），有《沂山明道寺舍利塔壁记》与《明道寺庆塔挂名记》。4-5页。其后“绍圣五年彦镇”、“崇宁四年慎微子”两条考订，因后者石在明道寺中，可证《山左金石志》的下寺院之谓已误。《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2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4-6页。

[3] 宫德杰认为明道寺如果有下寺院，很可能后来改为沂山寺东镇庙。其庙中柱础具有北朝流行的莲花纹。

[4] 拙文 *The Region of Qingzhou as a Center of Buddhist Art in the Sixth Century* 《六世纪佛教艺术之中心——青州》，原文为《法相重光——青州龙兴寺佛像欧洲展图录》（*Catalogue of Exhibition: The Return of the Buddha, 2001*）撰写，以英、德文发表。

[5] 崔大庸、高继习：《济南老城区发现地宫与佛像窖藏》，《文物天地》2004年第5期。据《开元寺修杂宝藏地宫记》，此舍利经藏地宫有定光佛灵感舍利，金银须弥座卧佛，上有杂宝经一藏5048卷。





有背光式三尊像与圆雕单体造像。前者时跨北魏晚期至北齐，以东魏时最为兴盛。典型特色是舟形背光上有伎乐飞天奉塔，像为一佛二菩萨，佛菩萨间有倒悬之龙，口吐莲荷成台以支撑菩萨。至北齐时，青州等处这种依托背光的造像为单体像所替代，而临朐此式作品仍有余绪。北齐新式为佛与菩萨像都各自圆雕而成，无论背侧均细琢详雕。佛像之衣饰与造型都有强烈的印度特色。其佛衣有密集衣褶与几无衣纹两种：曹衣出水及无纹无褶；对应于印度笈多王朝两大造像中心——马土腊（原译秣菟罗）与萨尔那特（意即鹿野苑）之风格。佛像头顶螺发肉髻，由高耸变成低平，菩萨像则璎珞帛带，珠悬华丽，丰富完美。

相对于青州龙兴寺窖藏略同彩绘泥塑的贴金彩绘，临朐造像外表并无那么鲜丽，石质的本色更强。临朐造像至少有三大特色：

纪年铭刻多 青州龙兴寺窖藏无几铭刻，诸城诸寺也相似，博兴龙华寺稍有一些。但临朐纪年铭像相对显多。这批造像中最早的纪年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最晚为隋大业三年（607年）。其中具年号者13件，有干支的4件，共17件。可以排此于88年的跨度之间。这些纪年于此临朐自身造像、于彼青州龙兴造像等，均极富价值，可有助于大青州地区佛像排年纪序。

材质多种与雕刻手法灵活 临朐造像所用之材质，较青州余地以石灰岩为主之外，多出一批滑石质地造像。这批滑石材质，产自沂山本地。其造像虽然多为小型，雕刻也略显粗糙，但结合所具一些题铭，可知确是下层民众所施所造，是反映下层民众信仰与布施行为之珍贵资料。临朐雕刻的手法非常活泼多变。临朐造像基本形式虽与青州像相似贴近，但是详加对比可知，青州造像十分规整或者说过于整齐，而临朐的龙之姿态样式变化要丰富很多。类似的情况还见于许多细节，可见下文论述。

题材内涵较为多样 临朐造像中可以见到较多的题材内容。从临朐很多雕刻手法之中，可以见到一些极富特点之作。很多佛像背光之上雕有精致的细节，其中有些可从形象特征等推断所雕内容，如举手指天的童子像，应为释迦降诞后而指誓之像。但还有难以辨识或明确比定的雕造作品，如一佛陀身体之上，又浮雕出龙、曲体吐莲，其间还有端坐化生童子甚或猕猴等。这种特别的造像，属于什么题材？由于原像只是一段残件，又缺类似手法雕像对照，确实难以说清。由此可知临朐造像题材较多的一个方面。而临朐造像除了纪年题记较多外，在佛像背光上浮雕之局部处，往往并有佛菩萨名等题铭，所以大助于推知其题材。如有佛像背光上雕小坐像旁铭“维摩诘”，结合对称一侧浮雕，可知其属《维摩诘经》中文殊、维摩对坐之题材。还有些铭刻于背光之上的佛陀、菩萨、弟子名号等，数量颇多而成系统，经查阅比定可知属于某佛经之某段落。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其造像题材内容，相关形象特点，还可以对其相关佛教信仰有更多的了解与把握。再若为数不少的半跏思惟像，也使临朐造像题材多样化的特点增色。

临朐佛像的三个特点之中，就纪年佛像的状况及相关造像之排序参照方面，本书中官德杰先生之文，已有很好研究，阅者可知。其余特色在之前的报道中也有很好的论述

[1]。不过，笔者多次造访临胸，对明道寺、崔芬墓都有考察甚至具体工作^[2]，此番又承衣馆长与宫先生盛意再作观览，主要就上说第二特点的材质与手法多样富变、第三特点之题材多类中一些细节，略抒己见。

造型上的独特因素

临胸造像之中这批滑石小像，确实不应忽视。一些题铭鲜明地诉说着下层民众僧俗的宗教生活状况。有一件高不足半米的小像，由30多人共同施造，是北朝流行的邑义结社共同造像之风气在最底层民众中的表现，也可能是在最小作品上的体现。邑义结社多由僧人指导行事，而孝昌三年（528年）比丘僧庆造像记，却反映了僧人为自己家人做功德。其文云：为亡母，未亡妹神珠，现存父，继母及庆身、弟等居家大小，愿生生世世，口离三涂，师僧普同其口。该文说明僧人与其俗家割不断的联系，本来出家就是离开世俗生活，即使是父母亲人也要置之度外，但此飞流泉寺之僧，不仅为亡母祈福，还要顾及父亲和继母、弟弟与妹妹，有趣的是将他自己——“庆身”也排其中。这是一个完整发愿者家庭，僧人似仍在家中，至少精神上生活在一起。仅从这个角度来说，僧庆似乎没有出家，或者说似为代表全家而“出家”。这种情形在佛教原出的印度可能难以想象，但在中土却是佛教“入乡随俗”、方方面面中国化中的一个层面，类似的情况在河南安阳宝山隋唐塔林铭题^[3]、敦煌藏经洞所出晚唐五代文书中可以见到，但临胸此类像铭体现的年代之早确值注目。

这批造像的形态，既有最典型的一光三尊式，即舟形背光前雕出一佛二菩萨的背光像式，也有背光前仅雕单尊佛陀或菩萨的作品。这些像式形态在青州龙兴寺窖藏像中也很常见。一般而言，背光前佛菩萨组合像在北魏早就出现而流行，但单身像出现稍晚^[4]，青州龙兴寺等的此式菩萨像在北魏晚期已有出现。临胸像同样不乏此例。由于临胸早期以小型滑石造像为主的缘故，单体菩萨或佛像较青州更为明显和突出。而背光式造像从由北魏晚期发展起来至东魏繁盛，到北齐时期在青州已全为圆雕佛、菩萨像式所代替，然而在临胸却仍然有所保留与延续。临胸造像与青州造像在形态上显示出有一定互补的性质，在雕造细节上，临胸造像中有更多值得发掘细察之处。例如，背光式造像在佛菩萨以外的雕饰部分，飞天奉塔与双龙吐莲是最为突出而成熟的特征。但这种成熟形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譬如背光上部的飞天奉塔，其实先为飞龙或龙吐莲枝并形成项光的图纹。此后又出现过三龙，即背光上部与佛与菩萨之间分布三龙，而后其上部之龙为飞天奉塔

[1] 临胸县博物馆：《山东临胸明道寺舍利塔地宫佛教造像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64—83页。

[2] 1985年临胸县北齐崔芬墓发掘时，笔者曾参与并主持壁画临摹复制工作。以后又多次赴临胸考察。

[3]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宝山灵泉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 在石像流行之前，即北魏正光之前以铜像为主的阶段，先为单尊后有二尊像流行。参见李玉珉：《山东早期佛教造像考——刘宋至北魏时期》，《故宫学术季刊》2004年第1期。石像却是三尊像先而较多，单尊像较少而略晚出现。



所代替。青州博物馆对其藏像的龙纹演变早有论文，笔者此前撰写青州佛像有关图册之文时，曾梳理过这些情况^[1]，就其前期的背光上部之龙，以及三龙出现的环节进行探讨。现在临朐造像中，不仅发现背光具有三龙的纪年作品，更有一小批作品背光顶部雕出了小佛像，而且还有一些特征与局部的变化。又临朐造像背光图纹的塔与龙也非常活泼、多变又多样。临朐造像在背光式造像图纹演变的程序之中，具备鲜明的细节特色，可以为背光式造像的纹样分布与种类变化，补充一些重要的资料。

从背光式造像的形态而言，主要造像——佛与菩萨是恒定的，而背光正面浮雕的像饰之母题与布列，却有着种种发展与演化。其最成熟的典型样式，即背光上部为伎乐飞天奉塔，而下部则为双龙吐莲台。龙倒悬于佛菩萨之间，所吐的莲台承托着菩萨。在这个成熟模式的细节演进中，背光上伎乐飞天奉塔，是由飞天奉龙而来。而龙之出现，先在背光顶部，继而才渐次出现于下方。这种情况已由青州龙兴寺等地多件造像实例所证明。现知最早的形态是飞天奉龙的背光式三尊像，如山东省金石所藏孙宝愔造像^[2]、博兴县两件北魏造像等。孙宝愔像是正面的龙头吐莲形成项圈，神龟元年（518年）造出；博兴像其中一件明显由龙口吐出枝蔓演成了佛像的项圈^[3]，其时稍晚于上一像。颇有名的正光六年（525年）青州张宝珠造像也应是如此，但其龙上下纹饰稍繁，细节不太清楚。而青州黄楼兴国寺址出土像背光顶塔之下有一钻龙，龙兴寺太昌元年（532年）弥勒像背光顶部飞龙之上还有一小佛，惜此两像下部都残失了。临朐造像也有残件，显示出背光顶部之龙吐出枝叶莲花，形成了主佛的圆项光（图96）。

背光顶部具龙之像与背光上部为塔下有双龙像之间，有衔接前后形态的三龙之像，如龙兴寺B416号像，其背光上方仍奉龙，下面主像佛与菩萨之间则刻出了龙头^[4]。北魏永熙三年（534年）法义兄弟二百人造像，其背光顶上有龙，下方佛与菩萨之间出现两个龙头，而佛菩萨之间的双龙进一步舒展身躯之时，上方之龙却消失了，飞天所奉变成了塔^[5]。从背光顶部设龙之环节来看临朐也有作品，即北魏普泰年（531—532年）所造像。此像背光既有三龙出现，其上又具年号，很有意趣，可与龙兴寺的B416号、美国所藏永熙三年（534年）三龙并现之作相较（图7）。此像时代略早于永熙纪年像，一龙飞至背光顶部，为飞天所奉，口吐枝蔓草纹下展成为主像的项光纹饰，与王世和造像等相同。龙则未处佛菩萨之间而在佛像莲台旁，伸肢卷尾而吐莲。虽然实际作品中也有年代较晚而保留形态较早之作，如博兴县北齐天统二年（566年）的童子造像上，仍为飞天奉龙。但是背光出现三龙之像，是北魏晚期之作，较背光出现单龙之像年代略晚，又当

[1] 参见拙文 Exploring Som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Longxing Si Sculpture（古青州造像艺术特色探源），Orientations, 2000.12（东方艺术，香港）。

[2] 常盘大定等：《中国佛教史迹》第十一辑，95图。1940年。孙宝愔像上为较少见的正面龙头，略如兽面。普陀山法雨寺所藏一像背光顶上亦有龙，姿态生动，但其真伪有争论。

[3] 博兴县博物馆藏两件北魏造像，正光六年（525年）王世和造像背光上方具两龙。又一正光年间造像背光上方一龙，口吐枝叶，连接成为佛项光花瓣纹样。此像与王世和像年代相近。

[4] 此像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Sire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fifth to the fourteen Century. PL. 143.

[5] 拙文 The Region of Qingzhou as a Center of Buddhist Art in the Sixth Century 《六世纪佛教艺术之中心——青州》，原文为《法相重光——青州龙兴寺佛像欧洲展图录》（Catalogue of Exhibition: The Return of the Buddha, 2001）撰写，以英、德文发表。

早于东魏北齐大量出现的双龙与飞天奉塔之作。总之就背光图纹布列中龙纹母题而言，由单龙、三龙、至于双龙的递进，大体呈现了古青州地区背光式三尊像之装饰纹样——龙、飞天、塔等演进的一般规律。

临胸造像虽然不如龙兴寺造像背光龙纹数量繁多且演变连贯，但是在关键的三个环节，即单龙、三龙、双龙的形态，都有作品呈现。而且，临胸之地的造像于这些环节中，特别是背光顶部由单龙向内飞天奉塔的演进之中，还多出了飞天奉佛的形态。这种作品并有多例，不但表明临胸造像的丰富活泼特色，更显示出临胸造像在样像样式方面的作用与重要性。

临胸滑石小像中即有此种形态雕造。现知有两件作品，都是残存两飞天奉一坐佛。其坐佛双手互抄入袖，正跏趺坐，身服双领袈裟，后有舟形背光。其细部虽不甚精而显模糊，但可辨有一像其下还有飞天飘带之迹，一飞天奏阮很清晰（图100）。又一像更特别，即双飞天奉一立佛，未具背光。其佛身袈裟具北魏时期褒衣博带的特征，而两飞天虽未持乐器，却双双抱住佛脚（图99）。又有两像雕造稍精，石质已非滑石，细节显出工致。其飞天都可见三身，小佛均为有背光的坐像，唯一像双飞天以手捧顶佛下莲座，其佛身内外衣袍历历在目。另一像则仅飞天奏乐，佛乘莲座自在空中，背光上线饰亦可辨。临胸像中另有一件，顶上为飞天奉塔，其下紧接龙扶坐佛，雕造相当精致，应是较晚作品，并可见其形态融合之势。其上方佛塔细节丰富，塔龕中两佛，塔旁飞天悬空以手支塔，下有奏乐飞天；塔下一坐佛具圆项光，交袖禅坐，两龙吐荷并各以一側前后肢爪撑支佛像。此外还有些雕像残部，或与此有关。一件雕刻相当精致，仅存一佛一菩萨之身躯。从构成上看应为一佛二菩萨，均为半圆台上坐像。下部有数道同心圆之线纹，很像是主像的项光纹饰。果若如此，则三尊主像之上又设置为飞天的一佛二菩萨。总之，如此多的飞天奉佛之作，足以说明在背光式三尊像形态之中，于飞天奉龙与奉塔之时，又有一种细节变化，多存在临胸像中。

临胸背光式像设之龙，由于具有纪年作品，可知不晚于北魏普泰年间就已出现了。不过，比起青州龙兴寺等多处造像，临胸之像益显活泼多变。背光三尊像式的典型，是上有飞天奉塔。临胸博物馆存像之中，有不少雕刻极精之作，也多残件，亦仅见飞天捧着塔飞行空中。塔虽为阿育王塔之式样，即覆钵顶，上有三枝相轮，塔身方形，或有龕具小像，下旁有莲座与花叶等，然仍有种种变化，塔体或细瘦或丰盈，而且有不只一塔，上部的刹杆呈现出超过三枝的情况。如其中有一枝，旁边四角也具，虽然画面上只刻出其中三刹，但很容易推断这种刹杆共有五枝，如雕刻繁密塔形丰满的东魏武定元年像上部即是（图98），而镌刻较简塔体细瘦小的塔式中也有此式。众所周知，佛塔中有金刚宝座塔，台基上有一主四辅五塔体，敦煌北周壁画中就有相近同三图，但是临胸的塔上五出并不是塔体，而是套着相轮的刹杆。刹杆的典型是三出而非五出，因而，此种独有细节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亦是临胸像式细部丰繁的明证之一。但是相较而言，龙的样式变化更值细究。

譬如临胸背光设龙之像，并非都是向下吐莲曲折上绕成莲台。或早或晚出现的龙，





多在菩萨莲台下方，所以龙口向上向前吐出莲台。而背光上具维摩小像之作的SLF69虽仅有背光一侧（图23），但可见其力士托扛胁侍，立于龙吐莲荷之叶上发力，十分真切。莲下具小童、化生等像又成一组。一件残像只有背光侧的菩萨像下部，菩萨所立圆台前又有莲瓣，一童子侧身跪拜于莲上足下，其下龙头依稀可见。SLF108像即上述具思惟与小象之作（图19），双龙口各吐出一丛荷莲，小莲台上皆具化生童子。又有一菩萨立龙口所吐荷叶之枝台上，大莲台下有一小莲台，台上坐两个小像，竟似禅定姿僧人。而SLF112只余右胁侍菩萨（图70），其龙亦位下方，龙口向上吐出数枝莲台，以两莲台为菩萨双足所立。其旁下又从底部展出两小莲台，各坐一化生，其形稍大，眉目身姿清晰，处内侧小像还以手接按着盘龙之尾。又有数龙口中吐出粗壮莲枝，又以前爪奋力撑撑。有些较大之龙，身躯上再添浮雕曲卷流畅之纹路。龙口所吐，以荷叶展开，有多枝多条，再伸向菩萨所踏之座底。临朐这些造像上的龙还有一个特点即其多为独角，多数龙顶角较大而上曲，有些龙角因高浮雕而明显体现其为独角。独角之龙是螭龙具有之特征。关于山东青州风格佛教造像中倒悬螭龙的渊源变化讨论颇多，一时不易有定论。

临朐造像中的菩萨身躯，也有多件璎珞华绳与帛带交环同现，还有一件含多尊小像之作，其外部如方形碑，但伸展延拓如环状的莲花茎叶上都是小佛像，而不是菩萨。此作很可能表达三十五佛或五十三佛。但因残失较多、又无题铭，所以不好确证。总之，明道寺造像雕刻造型方面有不少出色之处，值得进一步好好总结。

题材上的独特内涵

临朐造像背光浮雕镌有释迦佛本生故事题材。上述龙口向下而童子指天的作品，已是将佛传中指天而誓与九龙浴顶两个情节合并表现出来。又有一件背光之上雕有踏莲小象之作，小象丰圆可爱，身稍斜，似向前运动，很可能是镌来表达释迦下降世间，乘白象而入胎的佛传情节（图19）。其下部又有半跏趺思惟坐像。

临朐造像背光具有铭刻者，对解读这些镌造之题材，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作品在古青州余地造像中的确很少出现。例如具双观音之像及维摩文殊像等。还有一件残背光小像身侧分铭三行题名：“日月灯明佛”、“弥勒菩萨”、“口藏菩萨”。查勘佛经可知，“日月灯明佛”与“弥勒菩萨”以及“德藏菩萨”，恰于《妙法莲花经》开首出现。因而，此像表达无疑应为《法华经·序品》中场景。

《大方等陀罗尼经》 现知有两件胁侍菩萨像残件，即SLF106刻左胁侍菩萨，SLF372刻右胁侍菩萨，虽然没有合成一件完整造像，但所幸其背光侧后刻铭着菩萨、弟子的名号与形象。其前者背光侧面铭刻两行名号：“文殊师利法王子”、“虚空藏法王子”、“观世音法王子”、“毗沙门法王子”、“虚空法王子”、“破暗法王子”、“□闻法王子”；后面线刻菩萨与弟子形，弟子身旁分别题铭：“利波多”、“毕陵伽婆蹉”、“薄居罗”、“摩诃居絺罗”。后者背光侧面题铭：“延阿逸”、“劫宾那”、“那提迦叶”，后面可见三层形象，应有线刻菩萨、弟子与供养人，但多较模糊，综合来看，此像正面为典型的背光三尊像，原应雕一佛二菩萨；背光侧面铭刻着菩



萨与弟子名号；背光后面至少分三栏，上栏刻菩萨坐姿形象，中栏刻佛陀弟子形象，下栏所刻若舞者形象。

上述铭刻中“文殊”、“虚空藏”、“观世音”等菩萨，皆名“法王子”，意即佛为“法王”，菩萨为“佛子”。可对应于背光后上栏所刻形象。而“利波多”等名，均属释迦佛十大弟子，可对应于中栏雕刻。问题是这种菩萨与弟子之组合从何而来、出自何典、表达何意？菩萨弟子云集，应是佛陀说法场面，但释迦集会讲经极多，上述“日月灯明佛”等的出现即是一例。通过检索佛经，可知其菩萨组合出自《大方等陀罗尼经》，而佛弟子组合，则仍出《妙法莲花经》。

临胸此类刻有佛名之作确非止一，如雕像残件中还有一个小块，中有一栏，铭出“释迦牟尼”三字，其旁线刻像，结跏趺坐手施无畏印，高肉髻圆项光；另一侧则仅余大圆项光边线。另还有一件，背后铭出“□□大士”等字样。所以，明道寺等处造像中这种具有直接关乎造像题材、并非发愿文铭刻作品，确实内涵丰厚，形成一大亮点，不容忽视。

卢舍那法界像 临胸县博物馆所藏造像并不止于明道寺窖藏一处，实有数处寺院遗址出品及一批1995年公安局收缴之作。如雕造细腻精到的大佛寺遗址所出造像，其中数件全身贴金；又佛身施彩绘的法界像相当完整，绘艺精妙，其图像因素可与这种特殊母题的国内外同类作品相比较。目前尚缺对青州地区所藏法界像的详细研讨，可见临胸馆藏造像于此方面蕴有很大价值。

临胸博物馆所藏两件卢舍那法界像，分别来自大佛寺址与公安局收缴。大佛寺像所绘细节残损较多，仅余个世俗人物形貌，较为清晰易辨。其收缴之作（SLF630）尺寸不大^{〔1〕}，保存较为完好，不仅头身俱在，而且佛身所绘图样色泽基本未损。因为这类造像的特别之处，是在佛像的身上画出了种种图景，反映出佛教世界观之种种法界。如构成世界基干的须弥山，构成生命轮迴的五趣六道等。这类作品之创作意匠，将雕塑与绘画两大艺术形态合为一体，艺术形式十分罕见（图114）。

古青州地区卢舍那法界像计有：青州龙兴寺窖藏五件，诸城博物馆应有六件，加上临胸两件、博兴一件，台湾震旦基金会所藏一件，形成至少15件的较大批量作品，且时代集中于北齐。相对而言，约略同时中原只有两件，分别是高寒寺（河南）北齐像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北周弥勒像背线刻；河西就敦煌北周428窟中像一件。中原与河西作品，须延至隋唐才增至多件，且仍未及青州像数之多。古于闐、龟兹像式多在北齐之前的四、五世纪，也有晚至唐代的作品。所以，古青州地区的北齐卢舍那法界像，无论从时代、地区、数量与特征上，均有突出特色。

古青州此式像多以胸前佛说法图为中心。于田相袈裟方格内布列多种细节，而不用须弥山与交龙为中心来构成六道图景。唯有此像及诸城、博兴的两尊造像类同中原等地的交龙图式。而尤以此像图案完整清晰，其价值可见。

〔1〕 高约44、宽15、厚8厘米。参见宫德杰：《临胸县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北朝造像》，《文物》2002年第9期。



综上所述，临朐县出土与收藏的佛教造像，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在形式与内涵的诸多方面。本书的论文与条目中，分别做了阐释陈述。临朐造像形式灵活，创意于背光像式上塔身、龙莲、童子、力士多见，滑石小像与圆雕佛菩萨像中亦有。而内涵题材方面有背光上题铭浮雕、题铭画像、刻经画像等，形式表现多样，但有些还可以再归类。如表现释迦一生事迹的为佛传故事，维摩与文殊或属佛经故事，并可归入佛教故事；而刻铭佛菩萨、弟子罗汉名谓的，既有归入刻经并线刻画像的类型，如刻《大方等陀罗尼经》与《法华》者，也有归入背光浮雕刻铭类中者，如铭日月灯明佛、弥勒与德藏菩萨者。其实这种并非根据《佛名经》，而是据《法华经》等通行佛经，题铭佛菩萨、弟子罗汉名，再加浮雕或线刻来表现，与讲经法会的场景关系较为密切，也是经变画的较早形态。联系到南响堂石窟与小南海石窟中的浮雕，可知经变画或经变雕刻在南北朝晚期的源起状态，而临朐造像的特殊或贡献处，是出人意料的经变画与佛像雕刻的结合。山东的《法华》信仰渊源有自，无论在僧传记载或造像题材中都有不少证据，说明其早在南北朝初期已很流行，但是以这种雕像来表达宣讲《法华经》或讲经法会的形式，不仅在山东，即使在全国也不多见。其佛典题目还扩至《大方等陀罗尼经》等，特点确实突出。又，体现华严经思想的特殊题材——卢舍那法界像的研究，应特别重视古青州地区大量北齐作品。临朐博物馆藏此像，不仅彩绘鲜丽，图纹保存较好，有助于深化对法界像的认识。更因其全身图纹中包含有中原、青州双重因素成为了窥知青州与余地联系的必不可少之环节。可见临朐造像无论从形式因素抑或内涵蕴藏，都有不少难觅稀见之处。所以，古青州地区的佛像系统中，临朐之像绝非屈居从属地位，而是特色独具、不可忽视，是突显青州造像出色艺术形式与丰富内涵的重要分支。

目录



序 特色独具的临朐造像 张 总 / i

试析沂山明道寺佛教造像 宫德杰 / 1

背光式造像 宫德杰 / 26

- 1 北魏正光年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28
北魏正光年造像背铭及拓片 / 29
- 2 北魏孝昌三年比丘僧庆造石雕佛像（背铭拓片） / 30
- 3 北魏永安二年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31
- 4 王延造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32
王延造像主尊 / 33
王延造像左胁侍菩萨像 / 33
- 5 北魏永安二年王淙等造背光式石雕佛单尊像 / 34
- 6 北魏建明二年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35
- 7 北魏普（泰）年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36
- 8 背光式定光如来石雕佛单尊像（背铭拓片） / 37
- 9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38
左胁侍菩萨像 / 39
- 10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40
- 11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41
- 12 背光式石雕佛像 / 42
- 13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43
- 14 背光式石雕佛像主尊躯干 / 44
- 15 东魏武定元年刘天恩造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45
刘天恩造像背铭及拓片 / 46
- 16 背光式石雕造像主尊躯干 / 47

- 17 背光式石雕造像 / 48
- 18 背光式石雕造像 / 49
- 19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50
左胁侍菩萨像 / 51
- 20 背光式石雕三尊像 / 52
- 21 北齐天保三年背光式三尊像 / 53
- 22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54
左胁侍菩萨残像 / 55
- 23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56
- 24 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 57
- 25 背光式石雕造像 / 58
右胁侍菩萨龙衔莲台组合 / 59
- 26 背光式石雕三尊像 / 60
- 27 背光式带座石雕佛像 / 61
造像背铭及拓片 / 62
- 28 背光式右胁侍弟子像 / 63
- 29 背光式石雕单尊像 / 64
- 30 背光式石雕造像 / 65
- 31 隋□皇十六年王昉希造像 / 66
王昉希造像背铭及拓片 / 67

圆雕佛造像 宫德杰 / 68

- 32 圆雕石佛立像残躯 / 70
- 33 圆雕石佛立像 / 71
- 34 圆雕石佛立像 / 72
- 35 圆雕石佛立像 / 73
- 36 圆雕石佛立像 / 74
- 37 圆雕石佛残立像 / 75





- 38 圆雕石佛立像残躯 / 76
- 39 圆雕石佛立像残躯 / 76
- 40 圆雕石佛立像残躯 / 77
- 41 圆雕石佛立像残躯 / 77
- 42 圆雕石佛立像 / 78
- 43 圆雕石佛立像 / 79
- 44 圆雕石佛立像半身残躯 / 80
- 45 圆雕石佛立像残躯 / 81
- 46 圆雕石佛残立像 / 82
- 47 圆雕石佛立像 / 83
- 48 石佛头像 / 83
- 49 石佛头像 / 84
- 50 石佛头像 / 84
- 51 石佛头像 / 85
- 52 石佛头像 / 85
- 53 石佛头像 / 86
- 54 石佛头像 / 86
- 55 石佛头像 / 87
- 56 石佛头像 / 87

菩萨造像 宫德杰 / 88

- 57 背光式菩萨造像 / 90
- 58 背光式右胁侍菩萨像残躯 / 91
- 59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像 / 92
- 60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像 / 93
- 61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残像 / 94
- 62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像 / 95
- 63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像 / 96

- 64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残躯 / 97
- 65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残躯 / 97
- 66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像 / 98
造像背光侧面刻铭及拓片 / 99
- 67 背光式右胁侍菩萨像残躯 / 100
造像背、侧面刻铭及画像 / 101
- 68 背光式右胁侍菩萨像残躯 / 102
- 69 背光式左胁侍菩萨像残躯 / 103
- 70 背光式右胁侍菩萨像 / 104
造像龙莲台座 / 105
- 71 背光式石雕左胁侍菩萨像 / 106
- 72 背光式石雕右胁侍菩萨像残躯 / 107
- 73 北齐河清二年赵继伯造像 / 108
赵继伯造像背铭及拓片 / 109
- 74 半跏思惟菩萨像残躯 / 110
- 75 半身圆雕菩萨像 / 110
造像侧背身 / 112
- 76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13
造像背面 / 114
- 77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15
- 78 圆雕菩萨像 / 116
- 79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17
- 80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18
- 81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19
- 82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20
- 83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21
- 84 圆雕菩萨像残躯 / 122

